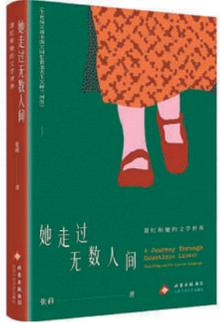


◎创作谈

萧红，走过无数人间

张莉



写《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的过程是愉悦的。2025年，我全身心沉浸在萧红的文学世界里，感受到萧红语言的魅力、萧红作品的质地，也感受到写作本身带来的愉悦感。

我对萧红的喜爱自研究生时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25年。真正拿起笔写下自己的阅读感受，是在2011年萧红100周年诞辰之际。那一年，我除了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刹那萧红，永在人间》，也发表了相关论文和对话。也是在那年，我第一次来到黑龙江哈尔滨，参观萧红故居、东兴顺旅馆、商市街。还记得一个傍晚，我来到松花江畔，想到了二萧曾经在哈尔滨街头奔跑，在松花江游泳。后来去青岛旅行，还特意去了萧红、萧军和舒群一起租住的地方。2021年，写作《小说风景》时，我完成了《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第四讲《〈呼兰河传〉：讲故事者和她的“难以忘怀”》，那年也是萧红诞辰110周年。

这些年，读萧红作品越久，越意识到，我对萧红文学世界的关注远大于对她个人生活的兴趣。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我最先想好的——“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萧红在今天仍然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萧红对于今天的青年写作、女性写作、散文写作

等，有何启示？所以，这本书的写作，我采用了随笔体。写作中，我仿佛面对着读者，迫不及待地喜欢萧红的朋友们、同行们聊聊这位女作家以及她笔下的世界。如果读者能从萧红的写作中获得某种启示，如果读者能通过这本书对萧红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将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今年一二月份，我在北京和上海做了新书分享会，让我感动的是，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都有读者专程从外地赶来。我甚至在北京和上海，都见到了来自萧红故乡呼兰的读者，而他们都带着相似的问题——为什么用“她走过无数人间”做标题？事实上，这句话出自萧红本人。《生死场》中，王婆离开家乡，来到一个生疏的村庄，“使她感觉到走过无数人间”。我把萧红的话化用为书名，是出于对作家的致敬。同时我也认为，这句话包含了对萧红一生的概括。短短31年，她体验了太多的人生滋味，她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甚至比耄耋老人经历的还要曲折，她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走过无数人间的旅程。

当然，选这个标题还有另外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萧红还有“越轨的笔致”写出了“无数人间”。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从《商市街》到《马伯乐》，萧红的文字里有东北乡村的生死，有都市漂泊的冷暖，有普通人的悲欢，她用文字勾勒出百态人间；我们跟随她的笔致，为那些人的命运所牵挂、所倾倒。第二层意思则是，作品本身的流传早已跨过了时空。我与《萧红评传》作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对话时，他提到，20世纪80年代初曾到过呼兰小学，听到孩子们朗读萧红的《火烧云》时极为感慨，觉得萧红一直在，并没有走远。30年后，我在当地看到很多纪念萧红的活动，呼兰也因此有了新发展，我同样感受到，萧红从未离开呼兰，她活在她的家乡。

《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第六讲中，我写到当代作家与萧红文学气质的相近。某种意义上

上，萧红是中国抒情写作传统中的代表性作家，是女性写作的开疆拓土者。也写到迟子建与萧红的关系，研究者总会把她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但是在我看来，她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她们是在共享一个文学传统。今天我们从很多当代作家，比如李娟身上，会看到萧红的影子。从某个层面来说，诸多作家都在延续着萧红的写作精神。萧红去世后，关于她的讨论，关于她作品的传播，从未停止，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走过无数人间”。

“走过无数人间”这句话，也让我想到互联网时代的文学语境。今天我们衡量一位作家或作品是否受欢迎，喜欢用流量数据做指标。可是，流量相比于漫长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流量和爆款是瞬间的，它会在某一个时刻掠夺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某一瞬间形成短暂的情感共鸣或共振。但是，文学作品的受欢迎和短视频的流量并不一样，文学作品需要沉淀，需要沉潜。作为一位作家，不能留恋于占有读者的情绪，而要致力于和我们的读者形成一种长久的“情感共同体”。经典作品依靠的是作家和一代代读者之间凝聚起来的情感共同体。一本书是否真正具有文学品质，是否称得上经典，不能用一个月、两个月、五个月的流量衡量。而应该用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乃至上百年来衡量。

一些作品因为话题突然火爆，可能一个月之内拥有20万人关注，一个月之后只有几百人。这对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来讲便是悲哀，因为作品没有经得起阅读，没有经得起时光。真正优秀的作品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要经得起历史的风雨，经得住大浪淘沙。作为一位写作者，越是在这样讲究流量的时代越要有清醒的认识，渴望“泼天的流量”并不现实，好作品要靠文学品质在长久的时间里拥有读者。拥有一代代读者热爱的作家，才是真正拥有流量的作家。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15

年前我去萧红故居，因故没有赶上团队活动，只好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呼兰。一上车，司机师傅便和我闲聊：“你去萧红故居，应该了解萧红是谁吧？”还没等我回答，这位有着浓重东北口音的师傅便热情介绍：“鲁迅说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写得太好了，我们呼兰人都以她为骄傲。”

那是2011年初夏的一天，阳光明媚，坐在出租车里的我深为感慨。作为刚刚进入文学研究领域的年轻人，我从这位司机大哥身上，真切感受到了萧红作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这便是我坚定选择“她走过无数人间”这个书名的原因。1935年，萧红带着《生死场》初登文坛时，备受关注，也可以说是“流量”的青年作家了。但当年的惊艳早已成为历史，最终她要靠文学品质扛过时间检验。90多年过去，这位当年的青年作家最终成为真正的走过无数人间的作家。今天，萧红所拥有的庞大读者群，她对当代年轻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表明，她永远活在那群热爱她的读者心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图片元素由AI辅助生成

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作家出版社）与之前的《民谣》一样，都关注20世纪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与个人命运的曲折起伏，但《桃花坞》关注的人群却发生了显著转向。某种意义上说，《桃花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史诗。

小说的主人公方后乐显然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有学者曾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大体分为六代，方后乐属于“后五四一代”。他出生于1923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诞生；他完整地全面地接受了五四后新知识、新文化的熏陶和培育，在价值观与世界观建构的过程中经历了新与旧的激烈交锋，由此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个体与民族认同。

在他的精神成长中，有三次关键性的突破。首先，如何回应强敌入侵的现实？在日寇肆虐的烽火中，当父亲方梅初等上一代知识分子感慨于章太炎的驾鹤西去、李根源与张一磨的颠沛流离，苏州没有了灵魂人物时，方后乐指出，敢于在城墙上向鬼子放枪的黄鹤鸣就是苏州的灵魂人物。乃至接触在消泾村参加游击队的阿发、收留游击队员的老根姨父、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提供便利的常德法师等，这些平民百姓身上的不屈精神和救国热情，让方后乐深切感受到他们与远在延安的革命者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坚实基座。其次，谁是历史的主体？在鲁迅和闻一多等先生的启迪之下，方后乐认识到“人民”才是改变历史的中流砥柱，唯有人民成为历史的主体，历史才会获得奋勇前进的力量与可能。再次，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当方后乐陷入爱情与事业、个人与国家的纠缠和撕扯时，王恺夫被暗杀的血的事实，使他坚定了暂时放下个人感情、义无反顾地投身民族解放伟大事业的决心。方后乐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实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先忧后乐”的人生抱负。

小说的抱负绝非止于呈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更意在通过溯源、深描方后乐的家族血脉、成长历程和生存环境，密实地展示中国现代化初期精神气质的萌发、养成以及在此漫长曲折的过程中整个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形塑。

首先，方后乐诞生、成长于一个被各种文化包裹、浸润的世界。小说选择苏州作为故事的起点和核心叙事场域，显然用心良苦。这不仅因为作者常年生活工作于苏州，对这里非常熟悉，而且还因为苏州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汇聚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镇。因此，苏州既充斥着新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交织着雅俗文化的双重影响，更展开着先进文化与腐朽思想的斗争。表现在小说中，既有知识分子的南社雅集，亦有寻常百姓的昆曲吟唱；既有对古老道统的坚守与爱惜，也有对现代精神的伸张和呼吁。当遭遇日寇的侵略，苏州的各种文化因素相互激荡，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除旧革新、勤勉奋进的精神力量。

其次，小说由方后乐，往前溯及方黎子、周鹤声等祖一代，以及方梅初、黄道一等父一代，同代人则关联起黄青梅、张若溪、周云等。换言之，《桃花坞》以方后乐为引线，将中国现代以来的三代知识分子聚合在小说故事中，在外敌入侵、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众人纷纷投身商业、教育或政界，四处奔走，坚持寻求救世济民的良药。最终，“人民”的发现、发掘与发动，让他们觅得了民族崛起的力量之源和精神凝聚的固本之根。黄鹤鸣、阿发等虽不是知识分子，但正是他们身上迸发、闪耀的抗争气质和精神光亮唤醒了知识分子。

《桃花坞》在艺术上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虚实相嵌的人物塑造。作为小说故事核心的方、黄两家是纯然虚构的，但在故事演进的不同节点，小说又十分巧妙地将中国现代以来的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引入细微的情节中，比如柳亚子、章太炎、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梅贻琦等。这些历史上确有的人物，以他们的言行举止，尤其是在是非考验与正邪交锋面前的坚毅与果敢，与小说虚构的主要人物形成了某种同频共振，赋予小说鲜活的在场感，真切呈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清晰历程。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描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图谱

——评王尧长篇小说《桃花坞》

于京一



于家族叙事中洞悉生命传承奥秘

——评刘亮程长篇小说《长命》

张凡 李爽

小说中，郭长命所在的家族一百多年前在甘肃老家被灭族，只有郭长命的天祖奶带着小儿子逃了出来，历经千难万险，辗转至新疆，在此落地生根，繁衍壮大。这一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家族生生不息更为厚重的内涵——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增加，更是绝境中的不屈抗争、顽强延续。“爷走了，儿子顶上去，一茬人走了，又一茬顶上去”。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字里行间关于家族传承的细节俯拾皆是。漫长岁月中，郭姓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深知自己肩负着延续家族血脉的使命。除此以外，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也是家族传承的重要途径。主人公郭长命在成长过程中，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医术，这不仅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本领，更体现着家族技艺的传承。同时，长辈们为人处世之道，同样深刻影响着他的价值观，使他在面对生

活中的种种挑战与困难时，能够坚守家族的尊严与底线。

《长命》中，生与死并非相互隔绝的两个世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共同构成了生命传承的闭环。“在死的间隙，生像草木一样广阔茂密，像花朵一样灿烂，像太阳一样光明。”小说中曾多次表达，祖先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他们默默地守护着后人。在作家的虚构中，凉州铸钟师傅魏得茂和爷爷的魂魄交流等细节，便展现了生与死之间的“互动”。活着的人通过对话、念叨、诉苦等方式，与祖先、与过去保持着联系。他们深知，自己的生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家族生命长河中的一段支流。“你住的房子曾经是他们的，种的地是他们留下的。你吸的一口气也是祖先呼出的。不管你知不知道，你都在祖先的怀抱庇护中。”作者这样写道。

乡土，为生命延续提供了坚实的根基。《长命》呈现的西部乡土世界里，独特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以及传统稳定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一幅瑰丽画卷。“死去的祖先在被后人的念记里活着，活着的人因为念记祖宗而知道自己的血脉将源远流长。”这种来自民间且极为朴素信念，既给人以慰藉，又加强了家族成员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长命》从家族繁衍、生死观念以及乡土文化等多个层面，探讨了生命传承的主题。在作家笔下，生命传承没有停留在生物学层面，它更意味着精神及文化层面上的代代相传。它提醒人们，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生命传承永远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乡土更是我们心灵深处永恒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长篇小说《长命》（译林出版社），是作家刘亮程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本巴》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小说立足广袤无垠的西部大地，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命运为纬，勾勒出一幅关于生命传承的瑰丽画卷，探讨了生命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的延续及其意义。

《长命》的叙事跨度达130多年，故事自1873年讲起，直至2010年方才结束。小说以郭长命的人生轨迹为主要线索，缓缓展开中国西部乡土社会的生存图景。其间，生命传承宛如一条坚韧的线，贯穿始终，从未断裂。

呈现京郊大地烟火气息

——评优秀长篇小说《京华乡情》

李朝全

仇秀莉的长篇小说《京华乡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让更多读者知道，北京不仅拥有深厚的城市文化，还有多彩的乡村文化。

作者在书中记录了北京45个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既有韩村河、挂甲峪、古北口、司马台等家喻户晓的名村，也有众多鲜为人知却独具魅力的村落，如离市中心并不遥远的高碑店村、“村改居”的幸福村庄霍家营、致力建设“农业中关村”的峪口村、打造“平谷大桃”金字招牌的大华山村。书中还书写了因地道战闻名的焦庄户村以及

以孝行闻名的仇庄村等。

仇秀莉的创作素材源自实地探访与采访收集。她用脚步丈量京郊大地，先后走访了北京近百个村庄。每到一处，她参观乡情村史陈列室，走访村民，通过深入交流和面对面访谈，了解当地的乡山巨变。历时3年，她将搜集到的生态建设、乡村振兴故事，文化传承、民族团结见闻，科技兴农、返乡创业事迹等如实记录下来，奉献给读者。阅读她的文章，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能真切感受到那份自然与真实。

我们从书中看到京郊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画卷。昔日靠山吃山的矿山村，如今已华丽转身为养山护山之地。我们还能读到城里鲜见、却在乡野间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比如长城脚下的千年庙会、石堡村的踩高跷技艺等。我们更能看到广袤乡村大地上涌现出一批网红达人，他们借助网络平台，将特色农产品、休闲农业与民宿等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些鲜活人物与动人故事，带着浓厚的时代气息。

可以说，《京华乡情》中的京郊村庄是城里人的“诗和远方”，在发展休



闲农业、民宿旅游、生态农业、观光经济等方面颇具潜力。仇秀莉的走访，是一次京郊美丽乡村之旅，让我们对北京有了更为全面和立体的认知。

（作者系《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十月》杂志举办青年作家创作分享会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Z世代文学，向何处——《十月》‘小说新干线’‘创意新力量’创作分享会”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办。本次活动是“十月会客厅”系列活动之一，由《十月》杂志社、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联合主办。10余位学者、批评家与近20位在《十月》发表过作品的“Z世代”青年作家参加活动。活动同步开通线上直播。

长期以来，《十月》以“小说新干线”“创意新力量”栏目为载体，发掘青年创作人才。“小说新干线”栏目近两年连续推出专辑，为青年作家开辟文学舞台。“创意新力量”栏目首创于2024年，由作家李洱担任主持人，遴选国内创意写作专业学生优秀作品加以推介。

本次活动分为“Z世代文学，向何处”“数字记忆，或真实体验”“流动时代的空间寓言”等六个专题，邀请嘉宾进行对话。大家认为，当下青年写作者并不缺乏叙事技巧，更重要的是找到技巧之外的承载，从日常现实中汲取养分。数字时代重塑了人们的感知方式，青年作家要勇于直面新的时代经验，同时牢记文学的根本。